

明抄本《辨音纂要》初探

李无未 崔剑昆

一、《辨音纂要》体例及性质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明代抄本《辨音纂要》(以下简称《辨》)是一本迄今无人论及的韵书^①。

《辨》(简称,下同)分上下两卷,一函四册。可以认定它绵纸质地。楷书。书写无格,大字7行,每行字数不定。小字14行,每行21字至23字之间。

关于作者,其自序仅称“茂苑逸民吉甫录”。这里吉甫是何人?笔者查阅了一些相关工具书,以及明清两代著述,作者称作吉甫的学者有几十人之多,其中明代也有近10人。究竟是哪一个是难以断定。也许与《辨》都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我们只能说作者待考。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作者是吉甫的可能性很大。

《辨》成书时间基本可以确定。贞册第二十二卷末有“天启次岁壬戌季夏吉旦历至甲子仲春书成”字样,据此可知,成书时间当在1624年春,始作于1622年夏。由此可知,作者编写此书,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另外,如果是作者亲自抄写,别无副本,就有可能是孤本,那样的话,其版本价值就非同寻常了,显得十分珍贵。

《辨》的流传范围不广,许多重要的目录学著作不见载,即便是今天的音韵学者也没有人提到。我们认定,它一定是孤抄本。能够

考知的是，吉甫之后，又经咏茗、杨鹤君等人之手，以及萃古斋书店，辗转流入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②。

就《辨》的基本性质来看，它既不是一本专供诗人作诗用的诗韵书，也不是一本专供词曲作者用的词曲韵书，而是一本用于分辨字音的综合性工具书。《辨》把《洪武正韵》作主要正音依据，正音之外具体区辨字音则比较灵活。以其引证的材料而言，时代并不局限于明代。“正读”一定以《广韵》为基本音切，这是固定不变的。《广韵》有正读，有又读。正读只有一个，又读有时有几个。个别时候《广韵》缺。《广韵》之后，列《词韵》、《章韵》。

《词韵》是一本久佚的韵书。《章韵》即章黼的《韵学集成》。如：

四鱼(见)居，《广韵》斤于切，又御韵、逡御切，又齐韵坚溪切。《词韵》更于切，又居遇切。

同上(精)疽，《广韵》子余切，又本韵逡须切，又语韵再吕切。《词韵》兹须切，又家麻韵之雅切。

八轸(溪)咽，《广韵》、《正韵》皆缺。《章韵》苦本切。《词韵》叶坤上声。

它的体例安排是：一函四册，各以元亨利贞命名。《序》之后《辨音纂要目录》、《辨音连声总目》各一卷。正文分上下两部。上部又分十卷，下部又分十二卷，总计二十二卷。正文二十二卷分别是：

第一卷，东董送屋；第二卷，支纸寘；第三卷，齐荠霁；第四卷，鱼语御；第五卷，模姥暮；第六卷，灰贿队；第七卷，皆解泰；第八卷，真轸震质；第九卷，寒旱翰曷；第十卷，山产谏辖；第十一卷，先铣霰屑；第十二卷，萧篠啸；第十三卷，爻巧效；第十四卷，歌哿个；第十五卷，麻马禡；第十六卷，遮者蔗；第十七卷，阳养漾药；第十八卷，庚梗敬陌；第十九卷，尤有宥；第二十卷，侵寝沁缉；第二十一卷，覃感勘合；第二十二卷，盐琰艳叶。每一卷中的各个韵目代表字表明，它与所属字独立成卷，同属一个声调。如，东董送屋四字下，按平上去入四声注明，这样，有韵目七十六个。

可以看出,《辨》虽然把区别字音作主要宗旨,但是,仍然不忘记以维持其音系特征为基本原则。最为突出的是,它的编写以明初乐韶凤等人撰集的官颁韵书《洪武正韵》为蓝本。区分韵目七十六个,与247年前《洪武正韵》(1375)完全一样。《正韵》(简称)编撰的原则是“壹以中原雅音为定”,不过,和以元代《中原音韵》为代表的元明时音区别很大,其支部与支思韵,鱼部与鱼模韵,寒部与桓欢韵,萧爻与萧豪韵,歌部与歌戈韵之间等有所不同,还仍然保留十个入声韵。这却是为什么?言及此问题,罗常培先生认为,当时(十四世纪前后)北方有两种并行的读音系统:“一个是代表官话的,一个是代表方言的;也可以说一个是读书音,一个是说话音。”^③《洪武正韵》既然是官话代表,不可避免地存在读书音的人为规范性,其规范有不合时宜的保守成份,因袭旧韵书色彩浓郁,不足为奇。《辨》作于明代后期,仍然体现《正韵》这个特点,想必作者有自己的编写意图,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不想突破官颁韵书的框框,是否有考虑其政治因素在内,则不得而知。

《辨》区别字音是从声母开始的。在《序》中,列有《七十五字分属五音图》,五个发音部位,即舌齿唇喉牙,分别以宫商角徵羽命名。将律吕与音韵联系起来考虑,所谓“律和声”,即是此义。在《序》中,表明《辨》声母,先列宋人三十六字母,然后以《重复交互音》为题,说明归并三十字母起因:“尚论疑喻本一家,泥前娘后亦云赊。会同知照方为复,合并非敷定不差。既有床兮澄可去,若存穿也彻休加。惟留三十为音母,免使相重混似麻。”疑喻、泥娘、知照、非敷、床澄、穿彻混而成一。由此,《辨》三十字母是:见溪群疑端透定泥帮滂并明敷奉微精清从心邪照穿床审禅影晓匣来日。

《辨》声母是否来自于《洪武正韵》?《洪武正韵》自己并没有告诉人们它的声类是多少,但研究《洪武正韵》声类问题的人是做了这项工作的。作于十五世纪中叶的朝鲜译音文献《洪武正韵译训》与《四声通解》已定《洪武正韵》声母三十一声类。《四声通解》卷首

载《洪武正韵三十一字母图》，注云：“时用汉音以知并于照，彻并于穿，澄并于床，娘并于泥，敷并于非而不用，故竟亦去之。”也是知照、彻穿、澄床、娘泥、敷非混而为一，全浊声母仍然保留着^④。

近人刘文锦《洪武正韵声类考》，运用系联法将《洪武正韵》亦分为三十一类^⑤。先列于下，并附三十六字母以资比照：

古(见)	苦(溪)	渠(群)	五(疑)
呼(晓)	胡(匣)	焉(影)	卢(来)
博(帮)	普(滂)	苏(心)	徐(邪)
都(端)	佗(透)	徒(定)	奴(泥娘)
陟(知照)	丑(彻穿)	直(澄床)	所(审)
时(禅床一部)	而(日)	子(精)	七(清)
昨(从、床澄个别字)		蒲(并)	莫(明)
方(非敷)	符(奉)	武(微)	以(喻、疑一部)

这个声类系统保留了全浊辅音，很显然，和《辨》基本一致，源流关系清楚。

《辨》声调。在每一卷前的《辨音连声总目》中将同一韵部的平上去入四声或平、上、去三声排列在一起。很明确，平声不分阴阳，浊声母的上声字也未归入去声，入声并未派入三声。这些都和全浊声母未清音化有极大关系。

由上可见，《辨》承袭《洪武正韵》，受《洪武正韵》影响很深，把它归入到《洪武正韵》一系韵书，再合适不过了。

二、《辨音纂要》与佚书《中原雅音》

正像《洪武正韵》编写初衷与结果反差太大一样，《辨》的作者主观上想要把读书音作为正读，对口语音的作用估计不足，但在实际操作上又不得不承认其影响力之大，只得与口语音联系起来考虑。正音用通行的《洪武正韵》官话，而口语音则有自己的一套标准。作者也不隐讳，明确地告诉人们那个标准就是《中原雅音》，因

此,才有了将《辨》韵目与《中原雅音》比较的举动。翻开《辨》正文,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比较内容往往在韵目代表字下以双行小字注的形式加以说明。我们能够见到的情况是:

六灰,平声。此韵《中原雅音》并属齐微。

八质,入声。此韵《中原雅音》皆属齐微。

九寒,平声。此五母(见溪影晓匣)《中原雅音》并属后删韵内。

九旱,上声此三母(见溪晓)《中原雅音》并属后产韵内。

九翰,去声。此五母(见疑影晓匣)《中原雅音》并属后谏韵内。

九曷,入声。《中原雅音》此韵皆属歌戈。

十辖,入声。《中原雅音》此韵并属家麻。

十一屑,入声。此韵《中原雅音》皆属车遮。

十三爻,平声。此三声(平上去)《中原雅音》并属萧篠嘯内。

十七药,入声。此韵《中原雅音》皆属萧豪。

十八陌,入声。此韵《中原雅音》多属齐微。

二十缉,入声。此韵《中原雅音》皆属齐微。

二十一合,入声。此韵《中原雅音》多属家麻。

二十二叶,入声。此韵《中原雅音》多属车遮。

此外,在个别韵内字音注中,还有《中原雅音》字样出现,比如“八质”韵内,用三十字母顺序注字音,表明它属于“齐微韵”,最后云:“下韵《中原雅音》皆属鱼模。”然后,又以三十字母顺序重新列字,这等于把《辨音纂要》“质”韵按《中原雅音》一分为二,很像顾炎武后来用“离析唐韵”之法研究上古音而以《中原雅音》离析《辨音纂要》。

需要说明的是,这其中有4例没有明确指出《中原雅音》韵目。九寒韵有见溪影晓匣五母字“并属删韵”的说法。其实,它表明的是

五母字同属“寒山韵”。关于寒山韵,《洪武正韵》与《中原音韵》的差别如下:

例字 韵书	间山	删班关远	单残干看嘆安	般端官桓欢
《广韵》	山	删	寒	桓
《中原音韵》	寒	山		桓 欢
《洪武正韵》	删		寒	

《中原雅音》韵目与《中原音韵》韵目相同。它是将《洪武正韵》的寒韵“见溪晓影匣”五母字归入寒山(即“此五母《中原雅音》并属后删韵内”之意。“删”第十、“寒”第九,故曰“后删”。也就是说,《中原雅音》把这五母字所在位置属于《洪武正韵》的删韵指明)。九旱韵中的“产”与九翰韵中的“谏”,与九寒韵中的“删”一样,都不是《中原雅音》韵部名称,正像十三爻“萧篠啸”不是《中原雅音》韵目而是《洪武正韵》韵目一样。这里未交代《中原雅音》韵目名称,但从体例上看,能够推知它的韵目是“寒山”。

关于“十三爻,平声。此三声(平上去)《中原雅音》并属萧篠啸内”。《洪武正韵》将《广韵》萧宵爻豪四韵二分,萧宵作萧,爻豪为爻,《中原音韵》合为一韵,即萧豪。《中原雅音》与《中原音韵》同。《广韵》爻韵的牙喉音字,与《中原雅音》所对应的字已生了介音i,与萧宵的牙喉音字相同,即:交=骄、敲=撬、坳=夭、狡=矫、教=叫。这就是《洪武正韵》爻韵的“交敲教”等字“并属萧篠啸内”的缘故。“萧篠啸”是《洪武正韵》韵部的名称。

与《中原雅音》韵部进行粗略比照,很显然,作者要表明的是:《辨》所表明的正音《洪武正韵》韵部系统有别于《中原雅音》,是官颁正音。《中原雅音》才是人们所熟知的口语音,应当是人们心目中的通行的口语正音。

我们关心的是,《辨》的作者为何要与《雅音》进行比较?我们认

为,《辨》的作者已经意识到了两者之间的差别,所以才有了那些让人看起来蹩脚的注解,它并不十分引人注目,却是我们研究《辨》两套音系的起点。

《中原雅音》是一部久已亡佚的韵书。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蒋希文、杨耐思、邵荣芬、宁继福、盐田宪幸等先生通过挖掘明代章黼《韵学集成》与清代朱紫《同声千字文》中所见《中原雅音》材料,辑佚《中原雅音》并确定其基本音系性质。毫无疑问,这是我们工作的基础,但有些问题,仍有进一步思考的余地。比如,《雅音》韵目,邵先生认为是:东、庚、阳、真、寒、山、先、侵、覃、盐、支、齐、皆、模、鱼、尤、萧、歌、麻、遮。宁先生认为是:东洪、支奇、鱼渠、模吾、灰阙、皆皓、真勤、寒犴、山闲、先乾、萧晓、爻敖、歌莪、麻华、遮查、阳江、庚京、尤阄、侵琴、覃甘、盐箝(举平以赅上去入)^⑥。邵、宁两先生的考证略有不同,但基本上都是用的与《中原音韵》不同的韵目。

《辨》所提供的《中原雅音》韵目材料应该更是直接。它的重要价值在于第一次发现了明确地表明《中原雅音》韵目是十九部的材料,这就为困扰音韵学界多年的《中原雅音》韵目问题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中原雅音》韵目与《中原音韵》完全一样。它也证明《中原音韵》与《中原雅音》有着极为密切而清楚的传承关系。由此,《辨》的文献价值得到充分的体现。

三、《辨音纂要》所见佚书《词韵》

在《辨》的正音之外,我们看到,它引证明代佚书《词韵》音非常多,对此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辨》全书收字7857个,引《词韵》音就有7502个,另有近300个字《辨》写着“《词韵》缺”字样,这个比例是相当大的。在标注《词韵》音的7502个字中,计有6216个字用反切注音,1286个字用直音注音。同时还有1084个字是加注又音的。又音中反切、直音均有。又音不仅有一读,有的还有几读。

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讨论,即《词韵》是一本什么样的韵书?它的作者及成书年代?它在词曲韵类韵书上的地位?其在汉语语音史上的价值如何?等等,现在还没有人回答。

(一)《词韵》是一本什么样的韵书。既然它以“词”冠之,我们一定要问:它是不是词韵书?明代及明代之前问世的词韵书,今天所能看到的极少。词韵宋无专书。宋朱希真曾作《应制词韵》十六条,元陶宗仪欲为更定,但其书久佚,无从考之。宋绍兴间有《策斐轩词韵》(又称《策斐轩词林要韵》,或《词林韵释》)一书。清人秦恩复《跋》云:“窃疑此书出于元、明之际,谬托南宋初年刊本”。“又疑此书专为北曲而设。”赵荫堂认定此书系完成于明成化十九年(1483),由陈铎所编^⑦。全书分为十九韵部:

一东红、二邦阳、三支时、四齐微、五车夫、六皆来、七真文、八寒间、九鸾端、十先元、十一箫韶、十二和何、十三嘉华、十四车邪、十五清明、十六幽游、十七金音、十八南山、十九占炎。

非常明显的是,它与《中原音韵》分韵完全一致,只不过有的韵目名称不同罢了。

如果是“专为北曲而设”,是曲韵韵书的可能性就很大,那么,就与后代,比如清戈载《词林正韵》那种严格意义上的词韵书产生了距离。但在元明时代人们的创作意识中,曲韵与词韵的界限划分并不很清楚,比如,鲁国尧先生归纳的元遗山词曲用韵就是这样。如此,我们把《词林韵释》当作曲韵书看待的同时,也可以把它看作词韵书。许多学者认定,明胡文焕辑《文会堂词韵》是现存最早的词韵专书^⑧。该书分为“上平、下平、上声、去声、入声”五卷,按照106韵分韵。

后人认为此书“平上去用曲韵,入声用诗韵”,不伦不类^⑨。实际上它是一本诗韵类韵书。首都图书馆藏《格致丛书》中的《文会堂词韵》,经常有人提到^⑩,但不能据书名而认定它就是词韵专书,因为

它没有脱离一般诗韵编纂模式,所以它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词韵书,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曲韵书。否定了《文会堂词韵》是词曲韵书的观点,实际上,也就等于证明一般人认为的现存明代及明代之前的词韵书到目前为止还只有《词林韵释》一部的观点是正确的。

《辨》中所见《词韵》,重要目录书上都不见记载,它是否是词(曲)韵类韵书?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即可以认定它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明代及明代之前除《词林韵释》之外惟一一部词(曲)用韵类韵书。其理由是:

1.所引《词韵》又音明确标注《词韵》韵部。如:《辨》六灰属“审母”的“衰”字音注,《广韵》、《本韵》反切之后,列:“《词韵》思虽切,又皆来韵,,舒歪切。”“皆来”,即《词韵》韵部。我们由此能够见到的《词韵》韵部是:

东钟、江阳、支思、齐微、鱼模、皆来、真文、寒山、桓欢、先天、萧豪、歌戈、家麻、车遮、庚青、尤侯、侵寻、监咸、廉纤。

很明显,《词韵》韵部与《中原音韵》韵部完全一样,都是十九韵部。这难道是巧合?未必,肯定是作者有意安排。《中原音韵》是曲韵韵书,《词韵》为何与它相同?我们认为,这很可能与《词韵》作者的语音认识有关。以入声韵为例,入声韵不独立,是因为入声在当时已经派入平上去三声,从实际语音出发,没有必要另行分韵部。就是宋元明词用韵,也未必都如清戈载《词林正韵》所归纳的那样入声独立。其次,在元明人著述中,曲可以称作词,如,明代戏曲家沈璟作有《论词六则》、《词隐新词》,这里的“词”即是指“曲”。同样道理,曲韵可以称作词韵。事实上,词韵与曲韵并无大分别,可以通用。甚而至于又有人把曲韵称作词韵。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对词用韵是有着自己的观察角度的。

2.词(曲)用韵有自己的约束模式。《词韵》体现这个特点,比较突出的是用“叶”来表示。“叶”就是协音的意思。只要仔细观察,它有较强的规律性,如:

一送、(照母)众,《词韵》叶去声。

一屋、(明母)木沐目睦牧,《词韵》叶墓。

五暮、(敷母)脯,《广韵》斐古切。《词韵》叶敷上声。又旁模切,叶敷。

十一屑、(疑母)藁,《广韵》鱼列切,《词韵》尼夜切,又叶夜。

同上、(定母)轶迭,《广韵》杜结切,又质韵,弋质切,《词韵》叶爹。

同上、(照母)折,《广韵》知列切,《词韵》叶者,又绳遮切。

十四哿、(见母)果,《词韵》叶锅,上声。

十五马、(见母)贾,《词韵》叶家上声,鱼模韵,公五切。

二十一合、(端母)答裕,《广韵》得合切,《词韵》叶打。

二十二叶、(见母)策,《广韵》古协切。又陌韵,耻格切。又合韵,古洽切。《词韵》饥也切,又皆来韵,叶钗,上声。

可以看出,原属《辨》的字与《词韵》以及《词韵》音内形成去去叶、平入叶、入去叶、入上叶的关系。如果抛开《辨》不谈,《词韵》叶字与被叶字声调也不一致,毫无疑问这是词(曲)用韵上的“通叶”现象,它证明,《词韵》是为填词制曲服务的。

(二)《词韵》作者及成书年代。《词韵》作者已无可考。成书年代,应该在《雅音》之后。据邵荣芬先生考证,《中原雅音》当作于《琼林雅韵》成书的1398年至《韵学集成》成书的1460年之间,即明正统、景泰年间^⑩。《词韵》处于《辨》所引之书最后,可能出于这个考虑。如果是这样,它成书在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应当是可能的。

(三)《词韵》在词(曲)韵类韵书发展史上的地位。如前所述,《应制词韵》已无可考,而又无公认现存真正意义上的明代词(曲)类韵书,因此,《词韵》的存在就意义非凡,它应当是目前所能见到的除《词林韵释》之外惟一一部明代词(曲)韵类韵书。辑佚《词韵》,

我们虽然不能完全恢复其原貌，但至少可以窥知它的一些基本情况。比如，它的收字范围、体例形式、以及编写原则。这些内容对于我们研究明代词(曲)韵类韵书基本存在形态是非常重要的。

《词韵》的收字情况，与《辨》大体一致：常用字最多，不像《广韵》、《集韵》收字范围那样广泛。由此可见，它非常看重韵书的实用性。这一点有类于《中原音韵》(5877字，据《中州乐府音韵类编》卢前识语)、《琼林雅韵》(8100字)^⑫。其体例形式。以“东钟”等十九韵部为纲，以平上去三声作目，统领众字。每个字均以同小韵作单位汇集。这很显然有类于《中原音韵》编排形式，但仔细考察却发现，并不完全等同于《中原音韵》。主要是，各个小韵标注反切，小韵内每个字还可以标注又音、叶韵字。

编写原则。以实际语音做基础，兼顾词(曲)用韵的特点。宋词用韵，据鲁国尧先生研究分歌戈、家车、皆来、支微、鱼模、尤侯、萧豪、监廉、寒先、侵寻、真文、庚青、江阳、东钟、铎觉、屋烛、德质、月帖十八部。鲁先生说：“18部是以两万宋词为研究对象，据其大体而得。”不过，不计个别方音现象。元代词用韵以白朴做代表，宋词用韵家车部分家麻部、车遮部；皆来部、灰颓部、机微、支思部分立；入声韵未见叶铎觉部者，等等。

鲁先生的结论是：“白朴的曲韵确与以中原之音为准绳的《中原音韵》基本一致，而白朴词韵又与其曲韵颇相吻合，足证白朴词韵也是植根于当时的中原之音的。”^⑬《词韵》的编写沿袭这个传统理属当然。后来戈载抛弃这个传统，走上了另外的一条道路，实际上没有领悟到宋词用韵的真谛。如果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会对《词韵》的文献价值有一个基本估计，最起码它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除《词林韵释》之外惟一一部明代的词(曲)韵韵书。词(曲)韵类韵书发展到明代，应该形成完备的体制，《词韵》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由此可见，它在词(曲)韵类韵书发展史上的地位是何等重要。

(四)汉语语音史价值。

1.可以证明元明两朝时音相沿一贯。目前学术界有关近代汉语标准音、官话音等问题的讨论渐成热点。不过,从我们看来,“标准音”一词,内涵模糊不清,容易引起争论。“官话”一词始自明代,但它的基础方言与性质也让人颇费脑筋,一些结论难以自圆其说。对明代共同语语音用哪个词表述妥当?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想法。我们同意用“时音”一词来表述,理由是:它是一个弹性的概念,包含着变与不变的因素。论其变,则可以究其与时共进之性;言其不变,则能够察其静止待移之轨。所谓共时与历时之理蕴涵其中矣。动态而灵活地看待语音变化现象,再也没有比用“时音”一词更为合适的了。

《词韵》音系所反映的是明代时音系统,与带有浓郁元代时音色彩的《中原音韵》基本一致,这说明它们之间并没有因为时间推移而形成巨大语音差别。以韵母而言,其十九韵部完全与《中原音韵》相同就不是偶然的了。其声母,以我们观察,也是相差无几,其基本特征是“浊音清化”^⑭。从作者表面上的安排来看,声调方面略有区别,比如,“平声不分阴阳”。但深入到内部,其内在实际关联便显现出来,“平声仍分阴阳”,又与《中原音韵》相通。比较明显的是“入派三声”,其一致性令人感叹不已^⑮。它表明,元明两朝时音依惯性运动,变化不大。

2.与元代时音一致,并不意味着《词韵》所反映的明代时音静止不变。亦如学者们所研究的那样,零声母字的扩大、闭口音变抵腭韵苗头增大、“清入作去”字比重减少等等语音变化现象,在《词韵》音系中或多或少有所反映,明代时音特点由此凸显出来^⑯。可见,《词韵》对于明代时音真实情况的探讨裨益良多,有助于摸清元代到明代时音演变过程 and 变化线索。

除以上问题之外,当然还有许多问题急需解决,比如,《词韵》是否还有存世版本,以及前人对它的认识等等。

四、《辨音纂要》所见其他几种韵书

《辨》列《广韵》反切比较灵活，某一个字有几读，往往一并列出，但与《宋本广韵》已有一定距离。比如：

五暮(影)污，《广韵》乌故切，又模韵，汪胡切，又个韵，乌卧切。

十一铎(影)宛，《广韵》于阮切，又先韵，紫圆切，又质韵纤勿切。

按，污，《宋本广韵》有哀都切，在模韵；但在暮韵切音脱，余迺永先生据他本补为“乌路切”。个韵则不见乌卧切。宛，《宋本广韵》有于阮切，在阮韵，但不见先韵与质韵^⑦。其实，《辨》所依据的韵书不独《广韵》，还应有《集韵》，“污”的“汪胡切”就是《集韵》反切。而“宛”的先韵与质韵反切，既不见《广韵》，也不见《集韵》，但为何要称作《广韵》反切？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

在我们看来，《辨》所列称为《广韵》的反切，也包括了《洪武正韵》反切。如果对比一下二者，可以看出《洪武正韵》主要照抄了《广韵》，也参照了《集韵》，还有自创。自创的如，“八真”：“娠”，除了照抄《广韵》“升人切”、“知刃切”，还自创了“之人切”。《辨》照抄《广韵》与《洪武正韵》，有一例直接证明：

八真：(见)咽，《广韵》、《正韵》皆缺，《章韵》苦本切。

可见，《辨》作者不独在分韵上袭用《洪武正韵》，在具体反切标注上也没有离开《洪武正韵》。其他韵书音注，不过是对它们的补充说明。

这当中还照抄了《章韵》。我们已经知道《章韵》是指章黼的《韵学集成》。此书始作于明宣德壬子年(1432)，至天顺庚辰年(1460)完稿。章氏谢世后，于成化年间刻成。其书分韵为七十六，与《洪武正韵》一样。不过，没按四声分卷，而是将四声(有的无人声，只有三声)相应的韵放在一起分成二十二组，谓之“每音平上去入四声连

之”。每韵内分小韵，按声母次序排列，注以反切。声母分为角（牙音）、羽（喉音）、商（精组）次商（知、照组）、半商徵（日母）、半徵商（来母）、徵（端组）、宫（帮组）、次宫（非组）九音。从发音方法上分为清、次清、次清次（清擦音）、浊、次浊、次浊次（浊擦音）六类。同三十六字母相比，合知彻澄、照穿床为一，泥娘两母相混后，又依粗细分为两类，疑母细音字则入于喻母。声母三十三个，收字四万三千余^⑩。

《辨》引证《章韵》并不十分多见，有155个字。这155个字注音与现今流传下来的《章韵》基本一致。《辨》的作者不大重视《章韵》，很可能出于它与《正韵》传承关系密切的考虑。

五、余论

对《辨》所进行的论证，尽管是初步的，但我们相信这还是给同行们提供了研究《辨》的一些有益的资料。我们真切希望通过这种研究，引起音韵同行对《辨》音韵文献价值的注意，并在此基础上获得更多的认识。比如，《辨》的作者在他所谓的正音意识中，《洪武正韵》音系是不可动摇的，但在具体的区辨字音时，又迫不及待地拿时音，比如用《中原雅音》、《词韵》音来作比照，其用意为何？难道他有两套正音体系？亦或在这两套正音之间摇摆，处于两难境地？我们很难知晓，只有通过详细论证才能搞清楚。

还有，我们可以通过《辨》辑佚出学术界不曾了解的《中原雅音》与《词韵》部分材料，由此《中原雅音》韵目与《词韵》韵目等情况大体可以知道。问题是，在元明两朝，人们填词作曲，是否就是共用一种韵书，且《词韵》这种韵书的基础语音是以当时通行的时音为标准？目前，虽有学者偶然论及此类问题，但还是未能予以充分注意，因此有必要展开讨论。

附记：本文部分内容曾与宁继福先生讨论过，宁先生提出了很有启发性的意见，特此致谢！

注:

①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善本书编号为:533/017。

②根据该书内所附印章初步考定。

③罗常培:《论龙果夫的八思巴字和古官话》,《中国语文》1959年12月。

④金基石等:《朝鲜韵书与明清音系》(稿本)44页引,1998年6月。成元庆《十五世纪韩国字音与中国声韵之关系》第三篇,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年。

⑤刘文锦:《洪武正韵声类考》,《史语所集刊》3本2分(1931年)237页—249页。

⑥见邵荣芬:《中原雅音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版。过去,一些学者否认《中原雅音》的存在,自在《韵学集成》发现该书后,人们已经相信这本书的存在不是虚妄之词。另外,日本学者盐田宪幸发表《(同声千字文)所传(中原雅音)记略》一文,又补充新的证据。见《声韵论丛》第六辑。台湾学生书局1997年4月。宁先生的辑佚见《中原音韵辑佚》,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室1978年11月编印(内部)。宁先生《中原雅音·考辨》则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推测与《中原音韵》韵目一致,见《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0年第2期。

⑦见李新魁、麦耘:《韵学古籍述要》355—357页。赵观点,见1930年12月18日及次年4月1日《北辰学园》所载赵荫棠《菴斐轩词韵时代考》与《菴斐轩词林要韵的作者》两文。

⑧⑨赵诚:《中国古代韵书》104页。中华书局1991年7月。

⑩见赵著104页。又见《鲁国尧自选集》135页,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7月。鲁先生云:“真正的词韵书则自明胡文焕《文会堂词韵》始。”

⑪见《中原雅音研究》8页。

⑫见《韵学古籍述要》345页、353页。

⑬见《鲁国尧自选集》141页、159页。

⑭笔者另有《〈词韵〉音系声调研究》一文对“浊音清化”详加说明,该文将刊于《庆贺邵荣芬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

⑮平声分阴阳,主要表现在,小韵以清浊为界线分别明显。“入派三声”情况见拙文《〈词韵〉音系声调研究》。

⑯关于《词韵》音系其他情况,我们将另文阐述。

⑰余迺永《新校互注宋本广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7月。

作者工作单位: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